

中国非洲研究的新探索

——《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编辑手记

柏 英*

2017 年 6 月,《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跨文化区域研究行与思》一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9 月,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平宫举行的图书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高度评价该书及其作者刘鸿武教授,到场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一部独特的作品。

这本书的个人色彩十分浓厚,因其涉及内容之广泛而难以准确界定其图书分类,全书以小说般的叙事方式,引领读者穿梭于中国和非洲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娓娓道来天下事,颇有形散而神不散之妙。正书名“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形象地表明作者的身份和研究对象,点明这是一位中国学者关于非洲文化的研究。副书名“跨文化区域研究行与思”清晰地揭示了核心内容是在实践中对比两个区域的文化。

换言之,这是以刘鸿武教授数十年个体经历为基础展开的中国文明与非洲文明的对话。与此同时,这本书记录了刘鸿武教授个人的学术成长过程,侧记了中国历史的某些片段和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面貌,反思了中国教育研究体系的分割局限,展示了中国非洲研究的经验成就。

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国

* 曾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审,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知识分子共同的奋斗目标。刘鸿武教授从西南入中原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回到云南大学执教。在国人熙熙攘攘奔向欧美之时,刘鸿武选择了尼日利亚,从此扎根清冷的非洲研究领域,开始了他在中国西南和非洲之间的行走。

2007 年,在非洲研究界硕果累累的刘鸿武教授应邀到浙江师范大学筹建非洲研究院,从此开始了在中国东部和非洲之间的行走。同时,随着刘鸿武教授的非洲研究成果日益受到关注,他几乎不间断地行走于中国的东南西北,并不时应邀到许多非洲国家及英语国家讲学,宣讲中国的对非战略和对非关系。历史专业出身的刘鸿武教授,在大跨度的穿梭中观察着中国和非洲文明文化的兴衰起落,体会着历史与现实的延续与变迁。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以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为标志,中国的非洲研究由清冷之地渐渐变成“热土”。刘鸿武教授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将个人研究与国家需求紧密对接。他经过数十年的对比研究认识到,“中国和非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文明区域,无论过去还是未来,双方之发展于人类历史整体进程都关涉深远”,他明确指出,“世界之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亦将取决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古国与崛起强国能否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建构起合作共赢、共生共存的命运共同体,并以此去化成天下、包容世界、开万世之太平。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对非战略、中非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与遥远非洲在发展领域合作的有力推进,将是当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发展战略’的最佳观察窗口与实验场所”。可以说,无论是从这本书中还是从刘鸿武教授的非洲研究中,我们都可以时时感觉到浓厚的乡土意识、家国情怀和世界心胸。

民族治理的中国智慧

民族问题是多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影响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古代中国以包容和融合为特征的民族治理体系为世界性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方案。政策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包容和融合是奥妙所在。《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中明确指出,针对少数民族

地区的羁縻体制和土司体制，是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管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成熟体制，维系了民族多元文化的长期共存，形成了中华文化的聚合力，奠定了夏中有夷、夷中有夏的格局，提供了以夏变夷、以夷变夏的双向通道，保证了“中华退出中土则四夷之，四夷进入中土则中华之”的可能性。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中国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得以延续，从而完成了四海一家的终极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刘鸿武教授在书中呼吁构建中国非洲研究的话语体系“今日中国重返世界，当重建有关域外的全球知识新体系，由跟随西方言说的旧格局反转为中国现代性与全球史言说的新方式，按照这个世界的本原与真实的生活实践，实事求是地重新去理解中国、理解非洲、理解世界，形成中国言说世界的新话语。”

中国高校学科设置的思考

在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个稷下学宫，是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稷下学宫的功能大致有三：一是智库，二是学堂，三是思想交流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讲，刘鸿武教授领衔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可以被称为当代的稷下学宫。近年来，他积极推进有特色的中国非洲学，领导创建“中非智库论坛”，学科建设打破了固有学术藩篱，破除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两分结构，努力将中国与世界、中国边疆研究与非洲研究结合起来，在开创学科建设新局面的过程中，提升了高校学科建设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功能。

刘鸿武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致力于搭建中国与非洲国家间的思想交流平台，并坚持非洲研究为本体、智库研究为功用、媒体传播为手段的发展模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种文化互相激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一项战略任务。在新时代，浙师大非洲研究院主动承担起发展和传播中国先进文化的责任，凝聚了一大批非洲研究领域的优势人才，创造各种途径和机会，扩大与非洲学者的对话交流，鼓励非洲学者学习

中国治国理政新思路、新经验，同时也扩大非洲知识和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途径与渠道，创办了非洲博物馆和非洲翻译馆，这些都是有创新性的工作实践与具体行动。

我行故我在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强调田野考察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否定“不到达现场而只顾在书本中爬行”的“书斋学者”，如果“听不到大地的声音”，“得不到大地的活力”，所谓的研究只会渐渐地枯萎。

顾炎武说“仲尼，一旅人也。”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自己不行走就不能思考。三十余年间，刘鸿武教授行走于中国与非洲，行走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区与江南汉民族文化区，在行走中感受、思考、表述，其中的一部分表述便构成了这本《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

总体上看，这本书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可以满足不同的阅读需求：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关于非洲本土知识，关于中非文明对比，关于学术成长，关于学科建设与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当今中国每一位学者都赋予实践重大的意义，再加上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不同的思考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多更多的像刘鸿武教授这样“包含着很多脚印的文字”或者“包含着很多文字的脚步”，那么，中国的人文学科研究应该焕发出更具个性化的色彩和魅力。

(责任编辑：胡洋)